

太阳魂·TAIYANGHUN

林世洪 张军 主编

太阳魂·TAIYANGHUN



TaiYangHun

太 阳 魂

石油大学出版社

太阳魂 TAIYANGHUN

太 阳 魂

林世洪 张 军 主编

石油大学出版社

鲁新登字 10 号

太 阳 魂

林世洪 张军 主编

*

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 东营市)

新华书店发行

石油大学出版社照排室排版

山东省东营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5.25 印张 383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636-0319-0/I₂₆ · 03

定价：8.50 元

目 录

冲浪者	余 曼(1)
压力·动力·魄力	杨荫田(16)
平凡的沉积	刘 新(28)
崛起于西部的轨迹	张永山(37)
木拉提·包尔汉印象记	任存礼(45)
心底无私品自高	孙 培(50)
凤凰涅槃	艾贵生(58)
火之魂	乔 光(73)
摇篮情	崔树人(87)
金刚石钻头	蔡浩贤(99)
圣火的事业	天 然(112)
在竞争的棋坛上	李扬洲(124)
因为我是党的干部	秦文灿 伍永旭(136)
经营者的足迹	钟新玉 梁培镇(141)
魂系炼塔	陈显魁 刘 波(148)
夺油情	杨永久(154)
一个长期临时工的追求	王永生(164)
扬帆渤海荡春风	崔玉双(181)
钢铁的魅力	王进新(191)
刘海胜印象	安筱平(205)
踏遍青山人未老	王化林(218)
肩负特殊使命的人	姜仲勤(231)
那诱人的地下宫殿	刘晓峰(240)
矢志油海写春秋	卢耕牛 朱振清(251)

乐自苦生	石宝臣	(264)
突破“圈闭”的人	蒋为民 钟毅	陈玉川(278)
青春交响曲	傅秀梅	(293)
漫漫路上的求索	月义川 弓	(299)
知识的价值	王进新	(303)
测井分析家的情怀	苏文如 许学民	(317)
钻塔之歌	王崧	(331)
理想的图腾	余曼	(344)
始于知天命的岁月	曹建勋	(355)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刚复兴 李士剑	(359)
情系黑土地	周登田 刘淑兰	(372)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魏巍	(378)
女市长	王瑛	(385)
阴阳界面的探秘者	张秉正 严忠彬	(392)
鲁疆饮马 中原逐鹿	成忠锦 任存礼	(403)
漠野情深	王明清	(408)
唐杰的科技情结	孙起超	(412)
龙的腾飞	凤子 刘国安	(418)
为了吉林油田的崛起	卢耕牛	(431)
奉献的轨迹	兰宜平	(435)
青春在这里闪光	孙爱萍	(446)
人心的凝聚	周董燕 陈兆国	(457)
风鹏正举	王建华	(465)
这方热土上的这样一个人	无边	(474)

冲浪者

余 曼

王彦 男 1958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钻井专业 曾任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总经理 现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

序言 时势造英雄

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历史。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一个空前英明无比智慧的决策诞生于中国北京。从此，中国开通了一条涌向世界的航道。

来不及思索。

容不得权衡。

改革之大潮势不可挡地冲决了禁锢手脚扼杀灵性毁灭创造阻碍进取的堤坝而一泻千里！

一个陌生的世界骤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顿然清醒。

华夏大地的“冲击波”遥遥振奋了白皮肤、蓝眼睛们。他们凭借敏感的神经，调动所有的感官，神速地确立了一个绝对伟大的发展目标——开赴中国那条通向世界的航道。被专家权威们判断为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四大石油富集区之一的中国内海，一下子云集了一批信誉且且的外国石油商。昔日他们梦寐以求，今朝他们争先恐后。

历史，在这里涂上了传奇色彩。

历史把一个失不再来的机遇慷慨而公正地交给了不辱使命的冲浪者。

历史造就了一种辈出英雄的时势。

A 南海，呼唤志士

3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是我国最大最深的海洋，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之一。她北依广东、广西大陆，西临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南接加里曼丹岛，东靠菲律宾群岛。南海是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接合部，极利油气生成。

20 世纪 50 年代末，南海海域开始了石油勘探。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六年，南海建成了第一个油田——北部湾涠 10—3 油田。南海石油勘探开发至此标定了一个里程碑。

1978 年早春。

一个中年汉子从四川只身急赴广东，他的全部财产，就是拎着的那个挎包。1958 年他从北京出发南下汇入了四川石油大会战，那时也是拎着这个挎包。他叫王彦，此去是就任南海石油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当时，南海石油公司称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王彦曾作过一任副指挥）。

当年，他戴着北京石油学院的校徽，拿了两件衣物，一个心眼地就在四川那个 3203 钻井队落了户，第二年他就当上了钻井队长。又一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壮志豪情让他献身石油，义无返顾。

他很幸运。他作过中国海洋石油第一口海上井的钻井工程师。那是 1963 年 12 月。莺歌海上出现了一座“土平台”：两个 500 吨浮筒连接为基础，上接钢铁架，连成一个 17 米×22 米，重 370 吨的钻井平台，瑞典的 B—3 钻机就架在这个浮筒式平台上。1964 年 3 月 1 日，南海近岸第一口探井——“海一井”开钻……

那时候，找油人是虔诚的。他们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海浪中摸爬滚打。但是，中国的石油工业毕竟从戈壁滩，从大荒漠走向了滔滔大海，这无论如何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功绩。首次闯海所构成的价值永恒。

他痴痴地来了。也是信誓旦旦。

他与生俱来地倔犟。他喜欢探索。

他坚信人的力量。他从未想过失败。

孩提时代，那股儿犟劲儿鼓捣着他生出了不少的离奇古怪来。除了吃喝穿戴生活琐事，满世界在王彦眼里都是个新奇。当别的男孩在踢球打弹儿嬉笑打闹的时候，他竟然一溜烟地跑上几十里路到西苑机场看飞机的起落去了。开始的时候，他感到好奇，那银燕的腾空飞起把他的心神携向了太空宇宙。

“那么大个家伙是怎么飞起来的？”

“那么多人坐在上面会不会掉下来？”

“我长大了一定要亲自坐坐飞机。”

常常是一个馒头支撑着他在机场外边一站就是一天。当夕阳西下时，他才裹着千种疑团万般遐想走回家去。

说来奇怪。生龙活虎的王彦上中学的时候还真浪漫了一阵子呢。他头脑聪慧精力过剩，玩玩闹闹地学习就拿上了中等水平，旺盛的精力让他在游泳、划船、打冰球、跳舞等文体活动中一展风采。他考上了业余艺术学校导演专业并正儿八经地“导”了几回“演”。1954年学校便决定保送他上北京电影学院。嗨！谁想到父亲不同意。挺坚决的。说是不学艺术，该学点实际本领，学点手艺。父亲让中国少了一名导演。

说来蹊跷。小王彦从此爱上了重工业。高中毕业时，一股脑儿地填写了一大堆“重工业”，煤炭、钢铁、石油等等，非重工业不学。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后，他自选了个没多少人愿意学的钻井专业。

他在轻松自如中“选业”，在艰苦卓绝中“立业”。

他属于那种想了就说，说了就干，干就干好的人。

B “洋务运动”的冲击

1979年。

6家外国公司的12艘地震船在南海西部进行地球物理勘探。

南海海面上的这一“突变”所构成的强烈冲击波，再度刺伤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长期闭关锁国导致的“病态心理”，促使人们又呼叫起——

“鬼子来了”。

“鬼子”的确来了。来势挺“凶”，一副“安营扎寨”的架式。

“鬼子”是我们请进来的。他们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日本……

王彦一上任就搞起了“洋务运动”。

那条半潜式钻井船出海打第一口深井的时候，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的感受。那船是用3000万美元从挪威引进的。

他再次感到幸运。因为他成了我国第一条半潜式钻井船的首任船长。那船命名为“南海二号”。

那庞然大物诱发了他的新奇感，他只想尽快征服它。1978年初，他率领100多人，驶向远离海南岛200多公里的南海深海区作业。在茫茫大海面前，什么“半潜式”、“现代化”，都被孤零零的感觉所冲淡。何况，这是个“零”的突破。王彦没有等闲视之。

执行任务的都是常年在陆地上打井的“旱鸭子”。旱鸭子下水面对那么个洋玩意儿，一时感到“牛吃南瓜，无从下口。”全船100多人，只有5个人能看懂外文资料。不懂资料使得洋相百出：有人错把颜料当调料和着饭吃；有的把炊具去污剂当成盐巴下肚；有人把擦地板的膏剂拿来当牙膏用；有人误把发信号用的烟雾弹盖子当成饼干盒来敲，弄得浓烟滚滚吓得手忙脚乱，甚至漂亮的喇叭、电控、气控、海控的开关按钮都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兴趣，非得亲自动一动不可。不懂、好奇、乱来、冒险，船上好不热闹了一阵。

王彦明白。他用科学理智的判断和思索取代了焦急和恼怒。他在“南海二号”拉开了学外语“战役”。所有的潜力都挖了出来。手把手地教，一对一地练。房间里，饭桌上，过道中，洗手间，都是会话的场所，都是学英语的课堂。

“老钻井”遇到的新问题何止语言障碍、操作困难，还有晕船还有战台风！这是海上作业的一大关。

海上石油工业非但投资惊人，技术复杂，且风险极大，稍有闪失，上亿资产就会给大海付了“学费”。大海那撩文人抒怀、驱墨客挥毫的宁静和安详，毕竟是少见的。

大自然喜欢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诫人们一个最起码最实在的道理。

是年7月。一场13级以上台风横扫南海。“南海二号”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

没有预报，没有先兆。那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骤然来的！

船体移位，呈5度倾斜，不能启锚！

锚链拉力已超极限100多个千磅！

海底套管被拉弯！

整个海在翻腾！

人们被可憎可怖的风浪惊呆了！

王彦清醒！

此刻，主帅不能乱了方寸。主帅的无私无畏英勇果断就是全船的定心丸。只见他神态自若地一声令下：我去发报，大家各司其职，把所有的设备固定住。然后，把门窗关紧，到娱乐室去看《地雷战》。

啊？

人们不解，人们惊诧。但转瞬不再惊惶。主帅的“超常”举动让他们断定：服从命令就会闯过台风。昏天黑地包裹着“南海二号”，船员们躲在舱里看起了电影。《地雷战》结束了。人们出舱一看，呀！海天湛蓝，风平浪静。日薄西天，一片橙红色的金辉漫布于天际。一

会儿，繁星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腾跳出海底，顷刻间把绸缎般抖动着的海面涂了个银光灿烂。成群的海鸥在海面上盘桓翱翔，聚合了一种美与力的光彩，为茫茫大海凭添了一派生机！人们似从恶梦中醒来又飘然进入了仙境。眼前的景象让人们对王彦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位吃了豹子胆的指挥官真算得上活神仙了。

王彦冷静。他不易被表象迷惑。

“这成群的海鸥怎么会飞翔 200 多公里到这里盘桓？”他预感到一种不祥。果然，两个小时后又天翻地覆起来。那海鸥是被台风旋进“台风眼”的。“南海二号”平静了两个小时后，又惊天动地地钻了一次“台风眼”。险定思险，王彦倒吸了几口凉气，陷入了理性的思索中……

面对暴虐的台风，他决无回天之力。主观上决策的失误，顷刻间便会导致慌乱中的船毁人亡！那危急时刻，他恰如张翼德立马横枪在当阳桥上，用刚毅和镇定稳住了军心。然而，这是侥幸，而不是科学。

发展海洋石油事业，单靠大无畏的精神和虔诚的心理因素是难以成功的。“南海二号”的引进所呈现出的希冀、欢乐、激昂、亢奋、失误、痛苦和啼笑皆非，给人启迪，教人顿悟。“抗”台风凭的是侥幸，而“战”台风则需要科学。按国际惯例，台风距船约 400 多公里时，船上的人则全部乘直升飞机撤回。可那时我们没有海风预报没有直升飞机。我们只有一个口号叫做“人在阵地在”。阵地比人重要，撤人要请示批准。擅自撤人是不允许的，至少是失职的，是保命哲学。一上船就是一年，呆得越长越光荣，可以戴大红花……

王彦想通了，发展海洋石油事业首先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他大刀阔斧地砍了几刀：建立安全保障体系和应急措施；设置守护船、直升飞机；建立卫星云图接受系统；遇台风时坚决撤人；实行海上作业 28 天倒班制。

他呼吁：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洋人”上船了。先进与落后、愚昧与科学、狭隘与宽宏的较量空前激烈地在南海摆开了阵势。王彦被推到了卖国与爱国的分界线上。

被“解放”了的 28 天一倒班的中国海上作业者们在“洋鬼子”面前空前的自豪。“主人翁”意识骤然上升。一种对“洋人”的本能抵抗根深蒂固。“打开国门”的举动无疑触动了我们民族的一根最为敏感的神经。此刻，王彦却响亮地提出：作业者第一，雇主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他严正申明：外国人指挥作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王彦疯了？

王彦的屁股坐到哪儿去了？

疑问、反对，甚至警告、责难包围着这位总经理。

王彦坚定不移。

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新型企业家的事业心推拥着他信心百倍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

曾几何时，中国渤海，一条进口钻井船沉没海底。那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中国海洋石油事业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巨大代价，找到了一些储量而又难以投入开发。而与我们同时起步的欧洲北海油田，年产原油早已突破 1 亿吨大关。何故？在英国海域，参与合作的外国公司有 200 多家，在挪威海域也有合作伙伴 40 多家。他们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从来都是面向世界的。

王彦盼到了中国的这一天。作为南海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他要求工人们以崭新的姿态跨进这一天。

什么是“主人翁”意识？主人翁意识要注入时代感。做社会主义主人，就要为社会主义争气，就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腾飞之路。这是王彦的理论。

我们一些人的模式是泡、耗、靠。吃了饭还得喝水、抽烟、聊天，一泡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们习惯“耗”那 8 小时。我们有“铁饭碗”

可端，有保证体制可“靠”。外国人不行。他们得干够工时。他们不养懒汉。他们要求放下碗筷就到岗，出了厕所就干活。

我们不适应，我们一些人习惯了懒散。外国人不答应。他们注重效益、效率。他们发怒了。

翻译告诉工人“鬼子”骂你们了，骂你们是猪。这是极带感情色彩的口译。它激怒了工人们，激起了一片“反压迫反剥削”的呼声。

外国作业者每十几分钟呼叫一次供应船(钻井平台值班船)以考查海上作业者的警惕性。我们没这个先例，船员们断定这是一种轻蔑。

“这不是拿咱们中国工人开玩笑么？”

好吧，你不“仁”，我也不“义”了。他们靠上船，模仿着外国人的样子耸了耸肩，“喂，拿几条‘555’来，我们没烟抽了。”

这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表象，在王彦的脑海里打了诸多“！”。他深深感到，改革开放是极艰苦卓绝的，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他硬碰硬地扳了三年，到底“扳”出了个具有国际水平的海上作业队伍来。

的确，王彦的屁股坐“歪”了。他成为了——

“道达尔”的首席代表

1980年5月，中国南海诞生了第一个石油合同区——道达尔合同区。

王彦出任了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对外合作委员会的第一任中方首席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公司(即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与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为作业者的投资集团签订了共担风险在南海北部湾1万多平方公里勘探开发油气资源的合同。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受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委托作合同的执行者。王彦为这个合同区中法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和首任中方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的使命是神圣的。他接受国家公司指导，监督外国作

业者履行合同；他协助外国作业者顺利完成作业。完成这个使命谈何容易，其中充满着矛盾争执甚至斗争。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的基地设在广东省湛江市麻斜海东岸的坡头区。湛江市在广东省的西南部，位于中国大陆南端的雷州半岛。西临北部湾，南与海南岛隔海相望，背靠大西南经济腹地，居粤桂沿海中心，是我国通往欧洲、非洲、大洋洲、东南亚距离最近的口岸。

作为外商投资环境，南海基地是有魅力的。但封闭太久禁锢太甚所致的“病态心理”，使得一些人不情愿给“鬼佬”开太多的“绿灯”。人们习惯了“警惕”。历史在人们的心灵上涂上了某种悲剧色彩。被“开放”进来的外商同时被“规定”不准进什么院子，不准去什么地方。乘直升飞机必须挂上窗帘与外面的世界“隔离”。连宗教信仰也被认作是封建迷信加以制止。这一切都冠之以“爱国意识”。

“爱国意识”酿出了“敌对情绪”。

“爱国意识”侵犯了外商的权力。

王彦站了出来。用一种力挽狂澜的姿态。

“我们搞改革开放，就是要吸引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中国的事业，建设自己的国家。请人家进来，又处处设障，这不是形为‘欢迎’实则‘驱赶’么？”

他坚持一个大方向——在不丧失原则不丧失权力的前提下，为外商提供高标准的优良服务。

1983年。

“南海二号”首次与英国BP公司承包作业。英方检查了作业船后，提出了拆换固定设备的要求。西部石油公司一片哗然。中国人心疼，舍不得拆旧换新。一双双期待裁决盼望否定的眼睛盯着决策人。

“坚决接受外商的要求。”

王彦做出了这么个“伤害”民意的决定。

“这小子有心跟着洋人走了。”

“哼，卖国贼！”

王彦顶着漫骂正义凛然地上了平台。他苦口婆心地让“既当好社会主义的主人，又要做国际水平的承包商”的理论深入人心。他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夜以继日地拆装设备，如期交给了外商一条优质作业船。英方十分感动，连连称赞：王先生真是有合作的诚意。这一举动在外商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南海二号”为BP公司承包作业18个月内打了10多口井，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赢得了第一块奖牌。

他竭力为改革开放“排障”，有一回——

他插了“大娄子”

来华长期居住的外商势必有些“后顾之忧”。后顾之忧则干扰他们安心同我们合作共事。

建设南海外宾生活区的规划是个好主意。王彦要让外宾把家眷接到中国来安家。从此，他奔忙于政府、驻军、海关、民航、边防之间疏通渠道打通关节。单是征地手续就办了一年多。

怎么一夜之间到处插遍了树枝？老百姓有老百姓对付“不平”的办法。他们看到西部石油公司去丈量土地面积就发起了插树枝运动。一根树枝就是一棵树，占了百姓植树的地方给外国人盖房子得赔钱！

一根树枝就是一种示威。

这事哪里都不管。

王彦找到新华社记者。

一份内参呈到了党中央。

指示下达了。

石油部接到国务院的电话：王彦插了娄子。

湛江一下驻进了两个工作组。王彦挺兴奋，不因“插娄子”而恐惧。他总是充满自信。调查结果：情况反映属实。

6个月后，别墅式外宾生活区坐落于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住进了“道达尔村”的外国合作者因了却了后顾之忧而兴高彩烈。意气风发的合作伙伴同我们一道在合作区内开创了丰硕成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道达尔合同区内完成高精度地震测线1.7万多公里，在7个构造上打探井14口，其中5个构造钻获油气流，钻探成功率高达70%以上。

涠10—3油田被发现。

诸多外国石油公司被这些成果所鼓舞所诱惑。

道达尔公司总经理瓦约先生十分钦佩王彦的胆略和气魄。他由衷地赞赏：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永恒的，中方的合作诚意是可靠的。我们还要来寻求更加广阔领域中的合作。

C 跨跃里程碑

如果说涠10—3油田的被发现是确立了南海西部石油勘探开发的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开发这个油田并最终使中国一方成为作业者则是继之确立的又一个里程碑了。

1984年5月，中法双方做出了首期开发涠10—3油田的决定。

之后，世界石油价格暴跌，加之涠10—3油田地质情况复杂，精明的外商踌躇了，开发生产涠10—3油田风险太大。

第一个合作开发油田面临被放弃的威胁，对外合作将被涂上一层阴影。

王彦急了。他迅速召集了地质、油藏、工程、经济等专家们进行论证。

涠10—3油田的石油聚集在约2000米深处的始新统流沙港三段的沙岩层里，含油面积预计为15平方公里。1981年11月至1983年7月在构造上共打探井4口，口口高产，其中两口井获日

产原油千吨以上……

不能放弃这个油田！

王彦和他的同事们用智慧和力量做出了一个“评价性试生产方案”。这个方案程序简单，投资少，并彻底解决了勘探上很难弄清的地质问题。

懂经营善管理的法方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1984年5月26日，中法双方签订了涠10—3评价性试生产协议。

1986年8月8日。中国南海海域对外合作的第一个油田——涠10—3正式投入了评价性试生产。

王彦认定了中国海洋石油事业必须走对外合作之路，于是他绞尽脑汁尽力调整合作政策使其更具吸引力。合作伙伴们情绪稳定，热情高涨。原来因顾及开发价值而准备撤离的美国埃索公司、太阳公司、宾斯公司都扩大了合同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也“慕名”而上门参与合作。对外合作勘探开发南海西部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事业空前轰轰烈烈起来。

敏锐、真诚、踏实、顽强。国外石油界的朋友们用这八个字赞誉王彦。这是说起来轻巧真正做到难乎其难的八个字。

1988年，法国巴黎。

中法双方石油公司高层领导在谈判桌上制造出了一种紧张的气氛。

涠10—3油田投入试生产，外籍工作人员占了绝大部分。每个外籍工作人员每年消耗费用都在25万美元以上，故油田所生产的原油除去费用价值所剩甚微。

一定要实现油田操作权向中方转移。王彦相信，经过严格训练和长期生产实践锻炼的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完全具备了担当油田作业者的能力。民族的尊严，祖国的经济利益激发了他的强烈责任感。王彦据理力争。

这是一场智慧和力量的较量。